

数不尽的长江文化遗产 道不完的重庆历史故事

□本报记者 聂晶 赵迎昭

有人说，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是从博物馆开始的。博物馆如同历史长河，形象地将过去的故事展现在你的面前。

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发源，源远流长的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它犹如一座天然的博物馆，让丰饶的物产幻化出夺目的光芒。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华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留存大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我市主要文博单位，了解他们如何保护和利用长江文化遗产，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新时代的长江故事。

老人指引，发掘船棺 规划建设冬笋坝遗址公园

376件(套)巴文化文物、9处艺术场景、8个多媒体展示和互动项目……5月5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神秘的巴国”展览观众如织，市民黄晓一家正排队体验互动游戏，觉得这个展览“好看又好玩”。

如何让尘封2000年的巴文化走进公众视野，很有挑战性。“神秘的巴国”展览策展人彭学斌坦言：“三峡考古已结束多年，但很多关于巴文化的核心学术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讲好、讲活巴文化历史，是有障碍和阻力的。”

巴国，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灭亡于公元前316年的战国中期。要了解这么久远的历史，我国最早确认的巴文化遗址——九龙坡区铜罐驿镇的冬笋坝遗址，是不可绕过去的一个点。

“上世纪50年代，在冯汉骥等先生带领下，冬笋坝遗址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出土的以船棺葬为代表的——一批战国至西汉墓葬，从考古实证的角度确认了巴文化的存在。”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介绍，去年9月至今年2月，该院重启了该遗址的考古工作。

重启冬笋坝遗址考古发掘之初，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代玉彪暗自嘀咕：“60多年来，这个遗址受到城市建设影响，地貌已发生极大变化，还可能有新发现吗？”

纸上得来终觉浅。去年9月，代玉彪和团队成员在走访当地老人、查阅上世纪铜罐驿区域的航空像片、多次现场考察后，既往考古发掘区域以及可能还保存有尚未发掘墓葬的区域逐渐清晰起来。一次与当地王姓老人的偶遇，让代玉彪兴奋不已。

“上世纪50年代，冬笋坝出土了一具保存较为完好的船棺。当地一位王姓老人回忆，他小时候还在船棺边上玩耍过，船棺出土的地方在考古结束后立起了一根电线杆。”代玉彪说，去年11月8日，根据老人提供的线索和田野调查成果，考古工作人员在电线杆附近进行试掘，果然发现了一座狭长的墓葬。

会是船棺葬吗？工作人员迫不及待地清理墓内填土，他们既激动又紧张，跪在墓葬周围，匍匐着身体，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生怕错过一丝细节。清理完泥土后，乌黑的、形似独木舟的船棺被发掘出来，棺身保存基本完整，棺内还有铜钺等青铜器。

最终，冬笋坝遗址共发现36座各类型墓葬，出土各类遗物468件(套)。白九江称，这次考古发现可谓近十年来重庆地区巴文化遗存最为重要的发现，可以进一步丰富博物馆展陈内容，让巴文化的面貌更为清晰。

如今，遗址出土文物正在进行精心修缮，冬笋坝遗址公园亦在规划之中。从参观“神秘的巴国”展览，到将来走进遗址公园，我们在身临其境中探秘巴文化，知其所长，识其所在，明其将往。

石刻修缮，粗中有细 活化利用出新招

5月13日，南岸区长江之畔，7.5米高的元代大佛面带微笑，注视着面前波涛滚滚的长江。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与长江相伴600多年。

“还记得大佛之前的样子吗？”站在大佛前，一位皮肤黝黑的北方汉子笑着问记者。他，便是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弹子石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张俊杰。

记者翻出此前修缮工程开工时拍摄的大佛照片，发现如今的大佛，表面黑色污染物不见了，不稳定的水泥层已被文保专用的水硬性石灰所取代，大佛看起来更健康、漂亮了。

记者走进正在修缮过程中的五佛殿，看到工作人员正手持修复刀为造像修形。爬上脚手架，张俊杰来到左数第二尊造像前，用手指着造像腹部的金箔说：“清洗前，金箔被3厘米甚至更厚的粉尘所覆盖，我们用棉签蘸着酒精，一点一点地给造像‘洗澡’。修复文物急不得，接下来我们还要治理造像表面彩绘和金箔的病害，为造像延年益寿。”

根据规划，弹子石摩崖造像修缮后将打造成文化遗产公园，供市民休憩和游览，让这处隐于江畔的摩崖造像在“两江四岸”治理提升的进程中焕发更大魅力。

无独有偶。前不久，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称，除了要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舒成岩等“七山”石窟打造成文化公园外，其活化利用也将出新招。

原来，全市现有石窟寺(摩崖造像)716处，其中不少是隐藏于乡野间的中小型石窟。鉴于此，大足石刻中小型石窟保护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项目即将启动。该项目计划历时3年，将为大足区境内68处中小型石窟修建保护设施，并整治其周边环境，使其成为嵌入乡村的景观，进而推动乡村振兴。

短评

博物馆如何让人更亲近

□舒圣祥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有人说，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最佳选择就是去当地的博物馆走一走。因为，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重庆的博物馆数量，早已超过百家，其中国家等级博物馆总量达到24家，成为城市宝贵的文化财富。

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不仅要在博物馆的建设和维护中得到体现，更要在参观博物馆的人头攒动中得到体现。博物馆不是沉默的建筑，而是会说话的“讲师”。只有走进博物馆，才能与历史、文明进行深度对话。但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并非易事。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打开自己？

博物馆不能轰轰烈烈地建，然后冷冷清清地守。要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才会更有吸引

遗址考古，联动开发 打造崭新的文旅名片

文化是有生命的，是在不断生长的。长江文化不是考古发掘中的文物和标本，而是与时俱进的活态文化。

在前不久本报推出的“巴渝宝贝晒出来”全媒体系列报道中，夔州博物馆馆长雷庭军讲述了一对馆藏南宋锁江铁柱的传奇故事：南宋末年，蒙古军举兵南下，宋元(蒙)战争爆发。奉节白帝城、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等川渝数十座山城共同构建起了南宋川渝山城的防御体系。除了陆地防御，夔州水系众多，因此江面防御同样重要，锁江铁柱应运而生。

近些年，文物专家围绕宋元(蒙)山城遗址群，开展了以合川钓鱼城、奉节白帝城为代表10余处遗址的大遗址考古工作。

代玉彪向记者讲述了他参与南川龙崖城、梁平赤牛城两座山城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惊险经历。

龙崖城地势雄奇，四周悬崖绝壁，有“一将守关，万夫莫敌”之势，被誉为“南方第一屏障”。2019年11月的一天，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代玉彪来到龙崖城山脚下，“爬到大概200级的时候，细雨似乎变得更大，耳旁的寒风声音愈发瘆人，能见度不超过30米。”他说，从龙崖城山脚到山门开展考古工作，需要攀登1008级台阶，且坡度很抖，单程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

经过艰苦工作，代玉彪和同事们除了在龙崖城发现宋代山城遗址外，还发现了明代佛寺遗址、清代道教遗址等遗迹。这位对山城遗址怀有深厚感情的专家建议，山城遗址可以科学规划、多方联动，开发成旅游线路，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遗址坚如磐石的伟力。

目前，不少山城遗址正在打造或规划打造多种类型的遗址公园。其中，已进入实施阶段的老鼓楼衙署遗址公园、天生城大遗址公园等正在紧密锣鼓地建设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公园将成为重庆一张张崭新的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力。比如，在展厅布展上善于利用数字技术，使之更具亲和力 and 现实感；善于讲好故事，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

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借助互联网，加快与数字化牵手，将文物移步线上，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上新了，故宫”“唐宫夜宴”等充满创意的作品，让文物活起来更火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重庆正在举办的国际博物馆日和文化遗产宣传月系列活动，同样是有意义的助推。

逛博物馆，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前提是，博物馆必须“好看”起来。要将科技与文化更好结合，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不断提升观众体验。惟此，博物馆才能给更多人带来文化滋养，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弹子石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项目现场的元代大佛。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重庆这些特别的博物馆

在重庆，除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这些耳熟能详的博物馆，还有一些有趣且特别的博物馆，你都知道吗？

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

巴渝民俗博物馆以古床馆闻名，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有着“天下第一床”美誉的六柱五檐满雕花大床。这张床来自渝北一户戴姓人家，据说主人曾聘请三位匠师，用足足三年时间制作完成，单是床上的黄金就用了200多克。

重庆市巴渝名匾文化艺术博物馆

馆内设有科举匾厅、官匾厅、宗祠匾厅、招牌匾厅、医匾厅等。这里共汇集了3200多块不同时期的匾额，包括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北洋大臣李鸿章、晚清重臣左宗棠等的匾。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为保护因三峡水库蓄水被淹没的白鹤梁题刻而修建的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世界唯一的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位于涪陵城北的长江中一块天然巨型石梁上，记载了自唐迄今1200年间72个年份的水文资料以及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3万字诗文，是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艺术为一体的“水下碑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红酒博物馆

重庆最大的红酒博物馆位于轨道交通3号线金渝站附近，占地12000多平方米，一共有5000多个品种、100多万瓶红酒，来自法国、西班牙、智利、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除了展示各种红酒，还介绍葡萄酒的发展历程、分类品种等知识。

黄桷坪钢琴博物馆

这里收藏着18世纪至20世纪世界各地的300余架古董钢琴，涵盖查克林、斯坦威、门德尔松、贝多芬等世界著名品牌，是世界最大的钢琴博物馆。这里的大部分藏品都曾经在大师的指间跳动中，奏出美妙的音符。

重庆工业博物馆

重庆工业博物馆依托大渡口老区重钢型钢厂部分工业遗存，打造具有创新创意、互动体验、主题场景式的泛博物馆体系，由主展馆、“钢魂”馆、工业遗址公园内工业展品专题及装置式陈列共同构成。

湖广会馆

重庆湖广会馆人称“渝都版奇妙博物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扩建。会馆占地面积8561平方米，包括湖广会馆(又名三楚公所)、广东公所、齐安公所(又名贵州会馆)以及江西会馆、江南会馆部分遗迹。

(胡婷 陈怡璇)

重庆货币大揭秘

5月18日，位于江北区永平门街6号的重庆金融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把重庆金融的历史向参观者娓娓道来。

“桥形币”是重庆最早的“专属钱币”

重庆最早的“专属钱币”，可以追溯到巴国时代。“桥形币”形如其名，就像是一座拱桥。据学者研究，这是在春秋战国中期，巴人铸造的独特“专属钱币”。

濯河坝烟房钱票是重庆最早的纸币

重庆最早的纸币实物——黔江濯河坝烟房钱票。钱币上写着：“凭票发钱一千文整”。发行钱票的烟房钱庄，是黔江濯水古镇早期的一家经营规模较大的信用机构，由汪氏家族与徽商管氏家族共同开办。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发行钱票，凭票兑换银元、货币。民国年间，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烟房钱庄从此停业。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晟

2020年重庆新增(升级)12家国家等级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赵迎昭)5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2021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重庆市第十二届文化遗产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2020年，在全国第四批国家等级博物馆评估中，我市有12家博物馆被评定(升级)为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全市国家等级博物馆总量达到24家。

新增(升级)的12家国家等级博物馆中，大足石

刻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市万州区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永川博物馆(陈子庄艺术陈列馆)、铜梁区博物馆、杨闇公杨尚昆旧居陈列馆、奉节县夔州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二级博物馆；重庆市巴渝名匾文化艺术博物馆、重庆市大渡口区博物馆、綦江博物馆、重庆大圆洋博物馆、重庆市武隆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



5月13日，弹子石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项目现场正在进行修缮的五佛殿。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